

清帝传奇丛书 • 光绪皇帝传奇

千秋泪

李东著

郭成康 张研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49

4

5

清帝传奇丛书



传奇

李东著
郭成康张研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清帝传奇丛书

郭成康 张 研 主编

千 秋 泪

——光绪皇帝传奇

李 东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100872)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12 000

印 张：5.25 插页 3

版 次：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11000

书 号：ISBN7-300-01676-6/K·182

定 价：4.25 元

0005346

写 在 前 面

世界变化真快！一批清史研究者把目光瞄准了传奇。

“传奇”，奇，则传。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奇”，多为衍义成奇的故事、小说、神话、轶闻。这成了人们对“传奇”的一般认识。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具有小说般跌宕起伏的特点，则被冠之以“传奇人物”、“传奇事件”或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事件。

然而，这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事件，难道不以它历史的真实，成为、或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奇吗？于是有了人们对“传奇”的另一种、更为深层的认识。

清朝十二帝恰恰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奇人、奇事、奇闻……。荒诞迷濛中的历史真实，真实历史中的迷濛荒诞……二者的融合，就是摆在您面前的《清帝传奇》。

《清帝传奇》不仅仅是以“传奇”手法描述历史的尝试；不仅仅是以后一种“传奇”对前一种“传奇”的辨析；更重要的，是在信史的基础上，企图以“文”的激情、“哲”的思索，还历史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使本来即是“传奇”的历史传“奇”下去，使历史对人们，对广大民众永恒地启迪。

所以，《清帝传奇》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又是一部高品位的，期望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她绝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也不同于那些

古板教条、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她是把历史从书斋中解放出来，奉献给她的真正主人——广大民众的一次尝试。

既为“尝试”，思路则或不一，手法则或不同，风格则或各异，成败则或纷说。

但总的方向已定。总的原则一致。

我们愿意尝试下去。

2143 / 1811

光绪皇帝是清代最富悲剧色彩的一位皇帝，也是最为闾阎街巷津津乐道的皇帝；从光绪皇帝命途多舛的一生不难感受到中国封建社会垂暮时代的那么一种透着股霉朽气息的厚重的压抑感。

目 录

孩童皇帝	(1)
------------	-----

弱冠误风流，冲龄承大统/庭院深深深几许/
孤独的儿子皇帝

恩师情深	(12)
------------	------

一介儒臣，两代帝师/情系毓庆宫/一朝开济
老臣心

母子之间	(28)
------------	------

东宫惊变/俯仰之间/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夫妻恩怨	(55)
------------	------

龙凤大婚/一朝选在君王侧/帝王的悲剧

变法风潮 (74)

山河日蹙，万马齐喑/法天纬地，戊戌维新/垂
暮的帝国和老佛爷

拳变轶事 (112)

北鸡司晨/万国兵前草木风/红颜薄命/累累
丧家犬

瀛台落日 (148)

皇帝囚徒/楚天长短黄昏雨/两宫绝唱

孩童皇帝

清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夜。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

醇亲王奕譞从被窝里晾出一支胳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外面什么事？”如果把他推醒的不是福晋叶赫那拉氏，他会一拳打到对方的脸上。大宅正门方向传来的咚咚的砸门声他也隐约听到了。

“宫里头出来人了。”醇王福晋忙着系好对襟棉袄的疙瘩扣，轻轻皱着眉说。

“可有圣旨？”奕譞在考虑要不要穿朝服。

窗外一个尖细的声音接过下碴儿：“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宣醇王爷入宫晤见。”

奕譞浑身打了个冷颤，一把将身上的大被掀到一边，“来人！”他压着嗓子喊。醇王福晋就势把一件大氅给奕譞披上，应声入屋的两个侍女利索地为奕譞穿好了衣裳。奕譞自己蹬上靴子，急急迈步走出门外。

一股砭骨的冷气扑面而来。

奏事处太监已经在阶台上跪下了，借着侍卫挑起的灯笼发出的暗红的光线，奕谟注意到太监通红的鼻头下沥着两行清亮的鼻涕。“奴才奉老佛爷口谕宣醇王爷即刻入宫。”

轿子已候在大宅门口。街上阒无一人，四周漆黑一片。奕谟更觉得冷得从心里往外翻。他匆匆钻入大轿，轻轻跺了跺轿板，“起吧。”他说。

轿子在路上颠了约摸有两刻时光景。奕谟有足够的时间猜测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传闻皇上与恭王爷的儿子私顾京里的春院，染了身病回来，难道……

轿子在东华门外停下。已经有两乘轿子停在院子中了。太监领奕谟绕侧门到养心殿，西暖阁里正灯火通明。奕谟进殿，同已先等在殿里的悃亲王奕淙、孚郡王奕讷、贝勒载治和载澍、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和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和崇伦等一一打过招呼。一会儿，又陆续到了恭亲王奕訢、惠郡王奕详、御前大臣景寿和奕劻、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和王庆祺、南书房行走黄钊、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和张家襄等。20多个人挤在本来不算狭小的殿房中交头接耳，使暖融融的屋子又增添了几分燥热。

“两宫皇太后驾到！”随着太监的一声吆喝，各自扎堆的王公大臣们立刻按班次在已事先备好的跪垫后站定，恭恭敬敬垂手低头，红顶子高低错落排成两行。奕谟尽管低着头，仍然觉到了太监掀起棉帘时吹进来的冷风。

“恭请两宫皇太后圣安！”大臣们齐刷刷抖掉马蹄袖的盖口，跪在垫子上，红顶子一揖到地。

“人全齐了？”先踏进屋的慈安皇太后扫了众人一眼，轻声问道。

“差不多了吧。”又一个穿着绣花高跟宫鞋的中年女人迈过门槛向屋子里扫了一眼。这是慈禧皇太后。她身着便服，一脸的倦相，两颊已开始轻度凹陷，脸上的皱纹今天也显得格外明显。两宫就着炕上的一张方几，一左一右坐定下来。

“都起吧。”

“谢两宫皇太后。”

大家站起，打了会儿冷场。慈安袖着手冲慈禧点了点头。慈禧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今儿个搅了众家王爷、大臣的好梦，也是事出无奈。”她黯然拭去滑落的泪水，“今上病已不治，所牵挂的是继统未定。我们姐儿俩想向大家讨个主意，谁可嗣立？”她的语音有些发哽，慈安也鼻子一酸。

奕譞心里有数，慈禧已经有了人选。

内务府大臣崇伦斗胆奏说，可立溥字辈贤者。溥伦年长，或可考虑迎立。慈禧的脸色马上沉下来，恭亲王见势赶紧声言不可。气氛一时沉寂下来。慈禧沉了一会儿，说：“溥字辈无可立者。奕譞的儿子载湫今已四岁了，聪明伶俐，可使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嗣入继大统，诸位以为如何？”众人面面相觑，不置可否。奕譞吓得脸都白了，胸前的朝珠簌簌抖出响声。

“醇王爷，你冷吗？”慈安关心地问。

奕譞叩首如捣蒜。“禀皇太后，皇上春秋正旺，建储似不合祖制……”

慈禧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从座上站了起来，厉声说：“然则皇帝已经驾崩了！”

众人稍一愣神，但马上想到自己的职责，立刻瘫倒在地，放声恸哭。奕譞吓得晕了过去，慈安赶紧命内侍扶起，搀到一旁。

慈禧厉声喝起李鸿藻，由她口授，由李鸿藻执笔润色，很快写就了懿旨，两宫押上各自的印宝。传旨太监恭恭敬敬捧着金黄色的卷轴懿旨，倒退出西暖阁，当即打轿起身。大臣们还在如丧考妣地哭丧，两宫太后也已泣不成声。

天色已大亮了，但街上仍看不到几个行人。传旨太监的轿子一路匆匆疾行，到了醇王府门口，也不停留，径直抬进后堂。醇王福晋与醇王妻妾闻报慌忙跪在廊间和门外，迎迓天使。太监展卷读道：“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湫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醇王福晋的脑袋嗡地一炸，但她马上让自己清醒过来。她了解自己的姐姐，更懂得两宫懿旨的神圣意义。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太监又匆匆上轿走了。醇王福晋站起来，用从传旨太监手里接过的黄绢轴掸去膝上的土。

“去，”她哽咽着对侍女说，“给阿哥换换身。”

当天夜里，宫里派出法驾隆重迎新皇帝过府。载湫一身珠光宝气，里外换新，小脸红润，双眸晶亮。他很兴奋。他要去大内玩了。听额娘讲，他是去做真龙天子了。做真龙天子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

奕譞忙前忙后，跪进跑出，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他恭敬地弯着腰陪着强作出的笑脸。载湫注意到，全府上下的人今天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对他，不仅一见他就齐齐跪下，连头也不敢抬起。平日常哄逗他的乳娘和侍女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在他面前出。他开始有点害怕了。但到了门外，一看到那么多人挑着大红灯笼迎风肃立，他又兴奋起来。他要去大内了，他要去做皇上了。

上了16人抬的明黄色龙舆，载湫坐在奶娘的腿上，一手打着她的乳房，一手掀开轿帘向四外看。全府的人黑压压跪了一地。

“起驾！”

随着一声吆喝，载湫突然觉得心往上一提，眼前的一切都动了起来。乳娘拉过载湫，把轿帘放好，指着轿里隐约可见的华丽内衬和轿窗射进的灯笼光照得深浅不一的凸缕雕饰，让载湫细细观赏。在这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轿子离醇王府越来越远了。他的额娘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此时正跪在冷风和仪驾扬起的尘埃中啜泣。

载湫入宫的当天，醇亲王扈驾入宫，出来时与恭亲王碰了个正着。两人互相致过礼，奕訢转身又要走，奕譞叫住他：“请六哥留步。”

奕訢颇感意外：“醇王爷还有赐教？”

“请六哥明示，此番阿哥入宫，可有个什么说道？太后的心思想必只有六哥清楚。”

奕訢望着一脸诚意的奕譞，想到多年来两兄弟的龃龉，想到迎立的竟是他的儿子，心里一阵惆怅。

“圣上冲龄御极”，他把拳朝天一揖，以示尊敬，“自然仍需太后左右朝局。如以溥字辈阿哥嗣立，两宫以太皇太后之尊不便再行操纵。不过，不管怎么说，圣上能膺授天命，总是你的福份。”他说完，捻着胡须若有所思地迷起眼上下看了一眼奕譞。

奕譞的心里一阵发紧。“六哥还想说什么？”

“前朝嘉靖大礼仪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奕訢的话触到了奕譞的痛处。大礼仪事他当然知道。明代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死时，也没有皇嗣；皇太后张氏应首辅大学士杨廷和的吁请，迎立孝宗的弟弟兴献王祐杭之子朱厚熜为帝，是为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由藩王入继大统，在配享太庙时出了问题。一部分大臣迎合世宗的本意拟定世宗的生父为皇考，而另一些人则力主世宗认武宗父孝宗为皇考，而认生父为皇叔父。双方争论不休。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断然决定追认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郡臣以为不可，自发集合于内廷左顺门哭谏。世宗先后四次下令将谏阻大臣关进诏狱，共拷讯了200多人，17个人当场死于杖下，许多人流放或干脆致仕。更有甚者，张太后的两个弟弟因反对世宗也被拘捕，张太后以太后之尊屈驾恳请世宗予以赦免，世宗不允，二张罹祸后，不久张太后也被逼死。

奕譞此时也正处在类似世宗生父的微妙的关节上。两宫太后肯定会有所考虑。

“西边的会把我怎么样？”

奕訢摇摇头冷笑道：“能保住你这头上的顶子就已是造化了。你是个聪明人，何不自求解脱？”奕訢说完，耸了耸肩，转身扬长而去。

奕譞呆呆地望着奕訢远去的背影出神。

第二天，奕譞上疏两宫太后，恳请开去一切差事，“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材之子，使臣受裨幪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

慈安太后对奕譞此举颇为不解，“新君甫立，万事待兴，正是用人之际，醇王爷何故出此下策？”

慈禧读着奏折，微微笑着说：“王爷是怕了。顶子越高，胆子越小。也罢，难为王爷一番苦心，就著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廷议，看看他们是怎么个说法。”

廷议认可。两宫遂同意奕譞开去差使，以亲王世袭罔替。

奕譞迈着沉重的步子出宫随便找了家馆子独自喝了通闷酒，回到府上时，天已入夜了。往常散朝回来，他都要到槐荫斋与儿子逗逗趣。今天他的脚步又不自觉地挪到了这里。屋里掌着灯。奕譞瞬时觉得心头一热。他几步蹬上台阶，推门而入。原来是醇王福晋。她盘腿默然坐在暖炕的木沿上垂泪，回头看到了奕譞，不禁掩面痛哭失声。

奕譞长叹了口气，也在床边坐下。屋子里一切如昨，连醇王福晋亲手做的一只纸鸢还伏在墙上。奕譞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怅惘。望着眼前熟悉的每个物件，他只觉得鼻子一酸，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光绪元年（1875年）的一月二十日，新皇帝登基大典在太和殿隆重举行。

光绪身着明黄色的团龙朝服，头戴帽檐上翻、用熏貂皮做成的冬朝冠，银白色的大东珠镶在冠顶，在红色的帽绒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他不情愿地端坐在宝座上，看着满地的红缨顶子一直排出大殿外。各种颜色和图案的补服穿在胖瘦高矮不齐的人身上，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顺殿门向外望去，皇帝的法驾卤簿陈列在大殿两旁，金银器流光溢彩，木制的斧、钺、瓜、戟整齐有序地排列好，各种伞、盖和旗帜、大纛在晨风中迎风招展。太和殿东西檐下，由编钟、编磬、琴、箫、笙等乐器奏出的中和韶乐，太和门内东西檐下，由云锣、

方响、管子、杖鼓等乐器奏出的丹陛大乐融合在一起，时而柔曼，时而高亢，时而轻缓，时而奔放，高低错落，透着股难以言喻的高贵和威严。从铜炉、铜鹤、铜龟中冒出的白色香烟，袅袅飞升，弥漫了整个大殿，显得气氛异常肃穆而庄严。

大典礼仪一项一项进行，百官朝拜山呼万岁，礼炮喧天，人声嘈杂。光绪在整个过程中始终稳坐在宝座上不发一言，像看戏一样出神地看着眼前憧憧进出的人。

奕譞也在跪班的大臣之列。比起十几天以前送载湉入宫时，他显得消瘦了许多。光绪的心里很难受。尽管他在府里时，与奕譞厮混的时候不多，且多有所畏忌，但现在十几天未见，他觉得与奕譞格外的亲。眼泪在他眼里打着晃儿，他只能强忍着。站在一旁的秉礼太监正拿眼冷觑着他，干瘪的嘴唇，肿大的眼泡，红红的大鼻头，多皱的僵化的脸，再配上一个尖削的下巴，足以让小小年纪的光绪感到一种莫名的畏惧。更重要的是，在这张脸后还有一个人的脸，光绪连想起来都不情愿。他太怕见到这张脸了。

登基大典结束后，两宫特传出话来，留奕譞到养心殿陪圣驾。

奕譞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随行领太监到养心殿，进东暖阁。慈安正在忙着试新改装过的一个帘幔，这是专为两宫垂帘听政而加设的，把东暖阁隔开两层，外间一把御椅，里间则放着一把双人共座的棉垫长椅。这是两宫的鸾座。见到奕譞蔫头耷脑地进来，慈安赶紧让太监拉起帘帐，自己在鸾座一侧正襟坐定。

奕譞请过安，站到一旁与慈安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很

快，太监来传报，圣驾和西佛爷同时到了。

奕譞跪下，躬腰抱拳。光绪和慈禧一先一后挑帘进屋，看到奕譞，慈禧道了声“劳醇王爷久候”，走到慈安身旁坐下。光绪也落了座。

“请醇王爷进前回话。”慈安见奕譞跪得挺远，先发了话。奕譞从跪垫上站起身，低着头前行了几步，仍旧跪下。

“阿玛别来无恙？”光绪回过头怯怯地望了两宫太后一眼，用着刚学会的套话问。

“禀皇上，前时偶染肝疾，现已痊愈。有劳皇上挂念，不胜惶恐之至……”

光绪的泪水一泻而出。他不由自主地从御座上站起来，两步走到奕譞身边扑通跪在石板地上，拉着奕譞的胳膊，使劲摇着说：“阿玛，我们回家……”

“皇帝！”身后突然一声怒喊，慈禧也顾不得许多，走过来一把扯起光绪，“成何体统！”

光绪吓得痛哭失声。奕譞对眼前这一切毫无准备，更是浑身哆嗦，虚汗淋漓，一味叩头不已。慈安也过来，把光绪搂在怀里，但什么也不说。光绪哭得更厉害了。这几天在宫里受的所有委屈和斥骂一下子攒聚在心头，勾起了他的无限辛酸。

“醇王爷跪安吧。”慈禧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脚，怒气冲冲又回到座位上。奕譞连滚带爬退出养心殿。光绪还想去追他，慈安含着泪拦腰抱紧他。光绪奋力撕扯，大叫大嚷。慈禧叫进门外当值的太监紧紧按住光绪，光绪只能扯着脖子向门外喊：“阿玛，阿玛呀……”

奕譞听得心如刀绞。他顾不得辨清脚下的路逃命一样向